

史記論著集成

(全二十卷)

主編

張大可

丁德科

【第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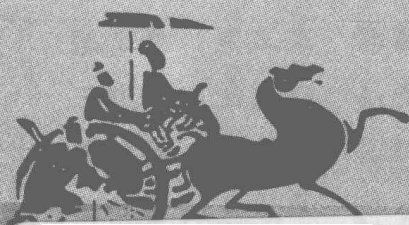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史記論著集成

(全二十卷)

主編 張大可 丁德科

【第十四卷】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史记论著集成》丛书（1—20 卷）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张大可	丁德科	
编 委	赵生群	张新科	张 强
	俞樟华	田志勇	陈 曦
	凌朝栋	王亚玲	王炳社
	曹 强	梁建邦	马雅琴

主创作者（主编以下按丛书卷次为序）

张大可	丁德科	韩兆琦
宋嗣廉	梁燕玲	凌朝栋
曹 强	梁建邦	王亚玲
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扬
王明信	可永雪	阎崇东
俞樟华	赵生群	韦爱萍
张玉春	应三玉	张新科
王晓红	王麦巧	马雅琴
梁红仙	袁 梁	王炳社
詹歆睿	王双喜	许盘清

参编作者与收录作者详各分卷

《史记论著集成》丛书（1—20 卷）

丛书目录

- 第一卷 司马迁评传 张大可 著
- 第二卷 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 韩兆琦 张大可 宋嗣廉
梁燕玲 编著
- 第三卷 史记学概要 张大可 凌朝栋 曹 强 著
- 第四卷 史记论赞与世情研究 张大可 梁建邦 著
- 第五卷 史记精言妙语 张大可 辑释
- 第六卷 史记集评 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扬 汇编
- 第七卷 史记人物与事件 王明信 可永雪 编著
- 第八卷 史记史学研究 阎崇东 著
- 第九卷 史记文学研究 可永雪 著
- 第十卷 司马迁思想研究 王明信 俞樟华 著
- 第十一卷 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 张大可 赵生群 等著
- 第十二卷 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 张玉春 应三玉 著
- 第十三卷 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 张新科 俞樟华 等著
- 第十四卷 史记疑案研究 王晓红 王麦巧 选编
- 第十五卷 历代史记论文粹编 马雅琴 梁红仙 袁 梁 选编
- 第十六卷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论文粹编（上） 王炳社
詹歆睿 王双喜 选编
- 第十七卷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论文粹编（下） 王炳社
詹歆睿 王双喜 选编
- 第十八卷 从《老子》到《史记》一统思想论稿 丁德科 著
- 第十九卷 史记地名汇释表 许盘清 编著
- 第二十卷 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 张大可 俞樟华 梁建邦 编

渭南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重大项目
史记论著集成（全二十卷）

· 第十四卷 ·

史记疑案研究

王晓红 王麦巧 选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史记论著集成》第十四卷《史记疑案研究》，是选编的一本论文集。所谓“史记疑案”，是指《史记》研究中一些重大的根本问题，由于史实不明，文献记载缺失，成为千年聚讼的争议问题。《史记》研究有五大疑案。其一，司马迁生卒年；其二，司马谈作史；其三，太史公释名、《史记》书名与断限；其四，《史记》残缺与补窜；其五，《史记》中的倒书。有些问题已基本解决，如太史公释名、《史记》书名、《史记》断限，有些问题仍在争论但已取得重大突破，如司马迁的生卒年。有些问题永远不会有定论，如司马谈作史、《史记》中的倒书，但大方向还是可以肯定的。本书编选关于“史记疑案”研讨的优秀论文，并对此加以梳理介绍，以期引起人们的更多的关注。

作 者 简 介

本书选编作者王晓红、王麦巧。王晓红，文学硕士，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司马迁与《史记》、明清小说等课题。王麦巧，语言学硕士，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与秦东民俗。

目 录

一、司马迁行年研究	1
太史公行年考	王国维 3
司马迁生年考	钱 穆 21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李长之 25
《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郭沫若 29
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	郑鹤声 34
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	程金造 44
司马迁生卒年考辨	李伯勋 87
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辨	张大可 103
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证	袁传璋 133
论司马迁生年及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吴汝煜 155
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新证	张大可 173
司马迁行年新考	施 丁 184
司马迁卒年新考证	金 惠 206
巫蛊之祸与司马迁卒年问题考论	陈 曦 220
司马迁生卒年考论综述	张大可 233
二、司马谈作史	243
司马谈作史	顾颉刚 245
史记中可能出于司马谈手笔者	李长之 252
司马谈作史补正	赖长扬 258
司马谈作史考	赵生群 261
司马谈作史考论述评	张大可 271

三、太史公释名、史记书名与断限	285
太史公解	朱希祖 287
太史公名号辨	施蛰存 295
太史公释名义	俞正燮 306
太史公书名考	陈 直 310
太史公释名考辨	张大可 316
太史公书称史记考	杨明照 332
史记断限考略	张大可 353
关于《史记》的断限问题	王重九 375
关于《史记》的两个断限	赵生群 382
关于《史记》写作目的、断限及其他	吴汝煜 388
四、《史记》残缺与补窜	403
太史公书亡篇考	余嘉锡 405
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	张大可 488
《史记》续补与亡篇散论二题	张大可 510
五、《史记》中的倒书	523
表中的倒书	李解民 525
倒书	周一平 533
关于《史记·将相表》的倒书	丁 波 554
《史记》将相表之结构与倒书	张大可 564

一、司马迁行年研究

引 言

《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司马迁传》，均未载司马迁生卒年，于是留下千古悬案。司马迁生年有六种说法，卒年有七种说法。1916年，王国维第一个将司马迁的生年、卒年、事历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考证，在《广仓学窘丛书》上发表《太史公系年考略》，定司马迁生年为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认为司马迁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到了1923年，王氏又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收入《观堂集林》卷十一，其事稍详，其说未变。这说明王氏对太史公的生卒年做了长期的研究，前后七八年而其说不变，下了很大功夫。研究司马迁的中外学者，一般依从王说。

司马迁行年自王氏发端，到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中外学者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中和80年代初，在全国形成了两次重大的学术讨论，专题论文有五十余篇，虽然许多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或许永远不能有定论，但基本上廓清了问题。下面选载双方论战的代表性论文共十四篇，分为两组。第一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讨论的论文选六篇，第二组是20世纪80年代初讨论的论文选八篇，以供读者参考，最后作简明的综述。

太史公行年考

王国维

作者简介：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学者。著有《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等。

3

公姓司马氏，名迁，字子长（案子长之字，《史记·自序》与《汉书》皆未载。扬子《法言·寡见篇》：“或问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又《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子长二字之见于先汉人著述者始此，嗣是王充论衡的《超奇》《变动》《须颂》《案书》诸篇，张衡《应间》，皆称司马子长，或单称子长。是子长之字，两汉人已多道之，正不必以不见《史》《汉》为疑矣），左冯翊夏阳人也。（案《自序》，司马氏入少梁，在晋随会奔秦之岁，即鲁文公七年，周襄王之三十二年。越二百九十一年至秦惠文王八年，而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十一年，改少梁曰夏阳。自司马氏入少梁迄史公之生，凡四百七十五。）《自序》云：“昔在颍项，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命南正重于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与武安君共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集解》引晋灼曰：地名，在酆县。《索隐》云：晋灼非也，案司马迁碑在夏阳西北四里。国维案：《水经注·河水注》：陶渠水又东南，迳华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阳夏城西北四里许，故司马迁碑文云高门华池，在兹夏阳城西北，汉阳太守殷济精舍四里所，此《索隐》所本也。）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汉书》作毋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集解》引苏林曰：“长安北门。”瓚曰：“长安城无高门。”《索隐》云：“苏说非也。案迁碑，高门在夏阳西北，去华池三里。”国维案：《水经·河水注》：“陶渠水又南迳高门原，盖层峦隳缺故流高门之称矣。”又云：“高门原东去华池三里。”《太平寰宇记》：同州韩城县下，引《水经注》高门原南有层阜秀出云表，俗名马门原。《正义》引《括地志》亦云：“高门原俗名马门原。”盖亦本古本《水经注》，马门原或以司马氏冢地名矣）。喜生谈，谈为太史公（说见后）。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历书》：“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閤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天官书》：“自汉之为天文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汉书·律历志》：“元封七年造汉历，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閤与焉。”又《公孙弘传》论：“治历则唐都、落下閤。”是唐都实与于太初改历之役。考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而其所师之唐都至七年尚存，则都亦寿考人矣）。受《易》于杨何。（《儒林列传》：《易》，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汉书·儒林传》：“何字叔元。”）习道论于黄子。（《集解》：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案《传》云：“轅固生，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是黄生与司马谈时代略相当，徐说殆是也。谈既习

道论，故论六家要指，颇右道家，与史公无与。乃扬雄云：“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班彪讥公“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认司马谈之说为史公之说矣。）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有子曰迁，即公是也。

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公生，一岁。

案《自序·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此下夺“迁”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无此文，当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说见后。）案：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苟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则当生于建元六年。然张守节《正义》于《自序》“为大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差十岁。《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

又案《自序》：“迁生龙门。”龙门在夏阳北。《正义》引《括地志》云：“龙门山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而华池则在韩城县西南十七里，相去七十里，似当司马谈时，公家已徙而向东北。然公自云生龙门者，以龙门之名见于《夏书》，较少梁、夏阳为古，故乐用之。未必专指龙门山。下又云：“耕牧河山之阳。”则所谓龙门，固指山南河曲数十里间矣。

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六岁。

五年，乙巳，十岁。

案《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索隐》引刘伯庄说，谓即《左传》、《国语》、《世本》等书是也。考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间，是时，当已入官。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自是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十岁而能诵古文。

元光元年，丁未，十二岁。

二年，戊申，十三岁。

案《汉旧仪》（《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

“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考《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则卫宏说非也。或本作二十，误倒为十二，又讹二为三欤？

元朔元年，癸丑，十八岁。

三年，乙卯，二十岁。

案《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考《自序》所纪，亦不尽以游之先后为次。其次当先浮沅、湘，窥九疑；然后上会稽；自是北涉汶、泗，过楚及梁而归。否则既东复西，又折而之东北，殆无是理。史公此行，据卫宏说，以为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也。然公此时尚未服官，下文云：“于是迁仕为郎中。”明此时尚未仕。则此行殆为宦学而非奉使矣。

又案：史公游踪见于《史记》者，《五帝本纪》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封禅书》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河渠书》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湫，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魏世家》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孔子世家》曰：“吾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徊留之，不能去云。”《伯夷列传》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孟尝君列传》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信陵君列传》曰：“吾过

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春申君列传》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官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曰：“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蒙恬列传》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已轻百姓力矣。”《淮阴侯列传》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樊鄴滕灌列传》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自序》曰：“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此上所引，其有年可考者，仍各系之于其年下；余大抵是岁事也，是岁所历各地，以先后次之如左：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屈原贾生列传》）浮于沅、湘。（《自序》）窥九疑。（同上）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河渠书》）上会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官室。（《春申君列传》。据《越绝书》，则春申君故城官室在吴）适淮阴，（《淮阴侯列传》）行淮、泗、济、漯。（《河渠书》）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自序》）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孔子世家》）厄困鄆、薛、彭城。（《自序》）过薛。（《孟尝君列传》）适丰、沛。（《樊鄴滕灌列传》）过梁、楚以归。（《自序》）适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君列传》）

又案《汉书·儒林传》：“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公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其年无考。《孔子世家》但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印，印生鸬。”既云早卒，而又及纪其孙，则安国之卒，当在武帝初叶。以《汉书·兒宽传》考之，则兒宽为博士弟子时，安国正为博士；而宽自博士弟子补廷尉文学卒史，则当张汤

为廷尉时。汤以元朔三年为廷尉，至元狩三年迁御史大夫，在职凡六年。宽为廷尉史，至北地视畜，数年，始为汤所知；则其自博士弟子为廷尉卒史，当在张汤初任廷尉时也。以此推之，则安国为博士，当在元光、元朔间。考褚大亦以此时为博士，至元狩六年犹在职。然安国既云早卒，则其出为临淮大守，亦当在此数年中。时史公年二十左右，其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当在此时也。又史公于《自序》中述董生语，董生虽至元狩、元鼎间尚存，然已家居不在京师。则史公见董生，亦当在十七八以前。以此二事证之，知《博物志》之“年二十八”为太史令，“二”确为“三”之讹字也。

元狩元年，己未，二十四岁。

元鼎元年，乙丑，三十岁。

案《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其年无考，大抵在元朔、元鼎间。其何自为郎，亦不可考。

四年，戊辰，三十三岁。

案《封禅书》：“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犢大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考《汉书·武帝纪》，是岁“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丘上。”则司马谈等议立后土乃十月事也。谈为太史令始见此。

五年，己巳，三十四岁。

* 案《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同。”考《汉书·武帝纪》，是岁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畎。“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公西至空同，当是是岁十月扈从时事。

又案《封禅书》：“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瑱玉、嘉牲。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

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畯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一郊见。’”案《汉书·武帝纪》：是岁十一月，立太畯于甘泉，天子亲郊见。则太史谈等议泰畯典礼，当在是月。

元封元年，辛未，三十六岁。

案《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云云。考《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当在置郡之后。其明年（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遂东巡海上。夏四月，癸卯，还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自碣石至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盖史公自西南还报命，当在春间；时帝已东行，故自长安赴行在；其父谈当亦扈驾至緱氏、崇高间，或因病不得从，故留滞周南，适史公使反，遂遇父于河洛之间也。史公见父后，复从封泰山，故《封禅书》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后复从帝海上，自碣石至辽西。故《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又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故《蒙恬传》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直道者，自九原抵云阳（即甘泉）之道，《秦始皇本纪》所谓“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者也。父谈之卒，当在是秋，或在史公扈驾之日矣。

二年，壬申，三十七岁。

案《河渠书》：“余从负薪塞宣房。”考《汉书·武帝纪》，是岁春幸緱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史公既从塞宣房，则亦从至緱氏、东莱、泰山矣。

三年，癸酉，三十八岁。